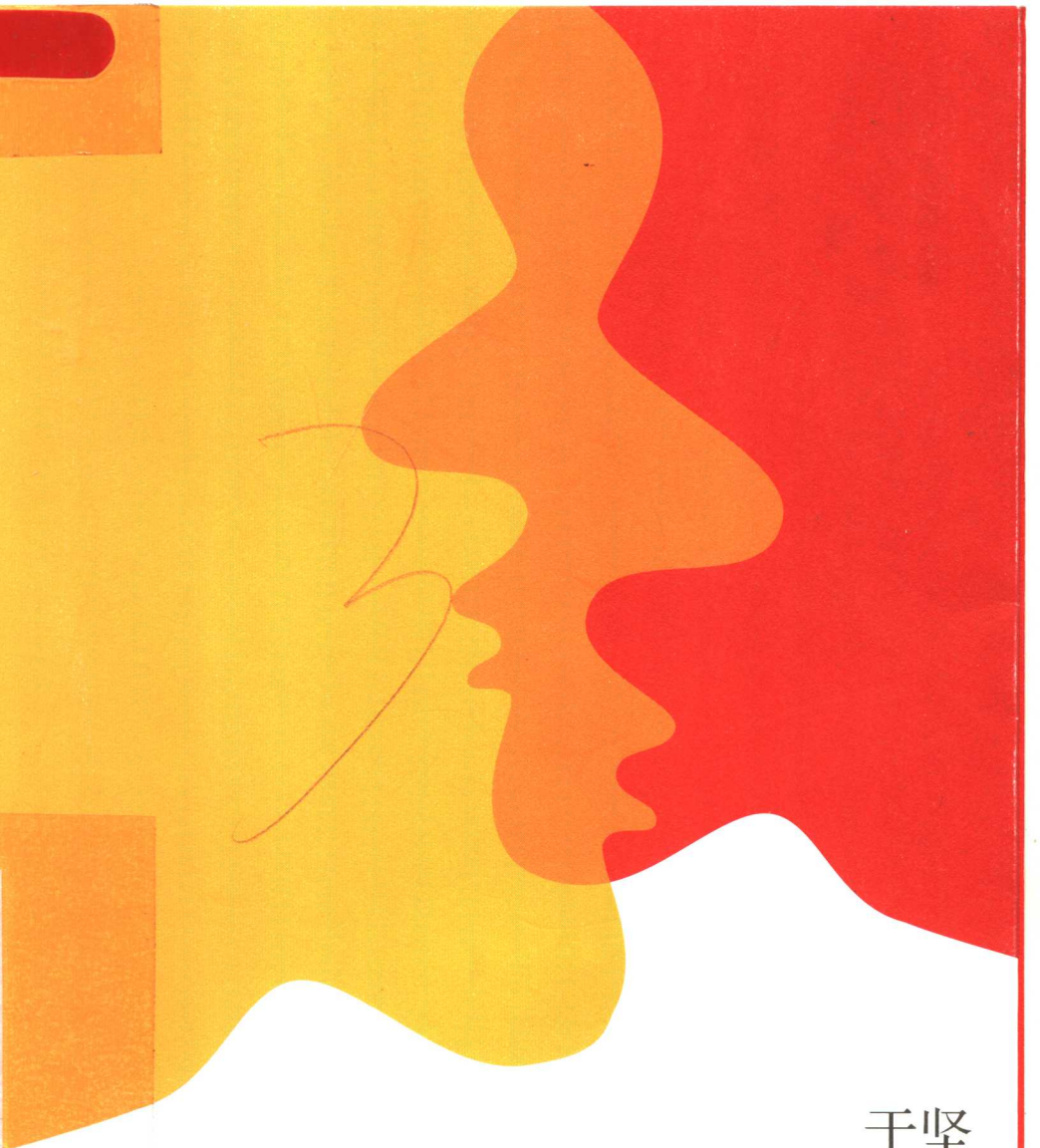




于坚
相遇了几分钟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于里

相遇了几分钟



CHENGDU CHENGDU

I267/697

2008

于坚
相遇了几分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相遇了几分钟 / 于坚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178 - 0

I. 相… II. 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9478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钧
特约编辑 古 雪 赵志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相遇了几分钟

于坚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86 毫米 1/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00,000
版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07178 - 0 / I · 436
定价 29.00 元

目录

001	游泳池记
018	看画记
030	火炉上的湖泊
050	红山上的圣殿——记布达拉宫之一滴
072	春天的火车
087	棕皮手记·故乡费里尼
111	多依河水车
123	高原上的葡萄
137	温泉
157	秋天
159	小世界
161	付费
164	歌剧
168	合唱
169	红高跟鞋
170	后面
171	菜市场

174	电梯向上驶去
177	围墙
178	文身
181	队伍
183	民工
186	盘问
188	轿车低头驶去
192	今年秋天的网球事件
194	似是而非的镜子
198	突然结束的酒店
201	散客
204	油管桥
206	旧货市场
209	相遇了几分钟
211	某寺记
214	遇见
215	治疗
218	何谓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
226	香格里拉札记
233	杜尚、景泰蓝、世间一切皆诗之一
236	转述迪麻洛
238	皇马
241	阿姆斯特丹，没有黑暗的河流
247	北京 巴黎
250	迷失在东南亚的阳光下
256	郎勃拉邦的贾科梅蒂

258	词与物·锄草
261	词与物·把柄
264	词与物·地图
267	词与物·争先恐后
271	词与物·增光
275	良知
278	无心
282	影响
285	优势
288	但是
290	令人恐怖的现代艺术
293	没人让你
296	卖馍的再说
299	拿来成性
303	少年中国
306	少许
309	思路
311	天地无德
314	网络、大字报、一言兴邦
318	武侯祠与先贤祠
321	在世纪末想到时间
323	没有隐私地活着
326	盐与缘——纪念《世界文学》
330	棕皮手记：随便
334	西部主义·羊肉泡馍
337	一招鲜与馍

341	黑暗
344	某县
347	塞纳河边的书摊及其他
354	包裹
357	彼岸
360	虎跳峡再记
369	因为一家刊物问了，所以谈起散文

游泳池记

1

他在水里唤了我一声，裸体的男子，除了一条短裤，没有任何衣服、背景可以帮助我回忆起他是谁。那张脸像显影液里的图片，拼命要浮出来，但似乎早已显影过度，只是一片黑暗。他是谁？我肯定不是在他游泳的时候认识他的，那时他穿着衣服，是哪一类的衣服，暗示的是哪一类人物？是在什么环境中，某人家里？商场？医院？单位？我无法想像，这个男人现在只穿着一条游泳的裤衩，没有任何背景暗示的肉体，脱光了衣服，他一点身份的迹象都没有，而那身体是那么平庸，就是一块肉，像吊挂在屠宰场的猪肉那样。没有什么特征，如果另一个人唤我一声，情况还是如此。这个人，我不能通过身体回忆出他，他和我的身体没有丝毫关系，我们是在衣服中认识的。西装？休闲装？但他是怎么认出我来的，我也是只有一条裤衩。他显然并不确定，企图进一步确认，他从水里缓缓地游过来，渴望和我交谈，渴望通过一些词语继续试探。但我毫无把这张底片冲出来的兴趣，眼看他的身体越来越近了，我把脸转

向别处去，他改变了方向，他并不确定他是否真的认识我。游泳池忽然变小了，我尽量绕开他，拖延那尴尬的时刻。他也在远处注意着我，我感觉我正像一张放在显影液里的相纸，被他翻来翻去，也许他已经知道我是谁，认出了记忆中那个裹在某套衣服中的裸体，但我从未裸体出现在此人眼前呀，和我有过裸体经历的人，我是不会忘记的，那印象总是会刻骨铭心。我终于没有能把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从黑暗里调出来。我乘他不注意，悄悄地从一个梯子上岸，飞快地离开，但我还是在最后的时候把目光投向游泳池，立即再次与他迟疑的目光相遇，他咕噜了一句，好像是说，再游一下嘛，要走啦？我点点头，离开了，心里一阵轻松。我穿好衣服，来到街上，一个穿丝绸夹克的人经过我身边，我忽然想起来还在那游泳池里泡着的男子是谁，他是何群的朋友，某年的夏天，我们曾经在一起打过网球。他穿着这种丝绸的夹克来到网球场，头发上抹着油，皮鞋锃亮。我以为他不是来打网球的，但他脱掉衣服和皮鞋，换上运动短裤和鞋，握着拍子走了进来。

2

他正在换衣服的时候，手机响了，解裤子的手就停下来，换了一个方向，伸到手包里拿出一块手机，打开，是哪个？他的脸于是慢慢出现了一种办公室的表情，我觉得那是一个副主任的表情。刚才他的身份难以捉摸，六十岁上下，提着一个塑料袋，灰色的棉布夹克，运动鞋，打扮在民工和机关干部之间，拿出一块手机就不一

样了，看起来不再像民工。说起话来就更清楚了，慢的，听不出口气，听不出是肯定还是否定，没有立场。那边有人在嘀嘀咕咕，他听了好一阵，只说了两句话：你莫听他乱说，明天我过来再说。然后他重新穿好衣服，干脆地走掉了。

3

游泳池有洗澡的地方。许多人进来，把身上的那条裤衩也脱掉，拧开热水，冲洗起来。同时也亮起嗓子，开始唱歌。有的人真是唱得好，嘹亮，全浴室都可以听到。有的人嗓子不太好，也要小声地哼着，一边叉开大腿根，往那些毛上抹肥皂；或者把毛巾搭在脊背上，一边唱，一边上下拉着。这种情况是经常的，裸体，在澡堂里歌唱，没有人觉得不对。但在其他的公共场所，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在超级市场、在邮电局、在银行、在大街上、在其他必须衣冠楚楚的场合，如果你那么做，旁边的人就会惊讶、愕然、夸张地望着你，你只有疯掉，才能继续这么做。

4

他洗完了，把淋浴位让给我。他没有关水，好意，方便我。我在小小的感激中钻到喷头下，立即被烫得跳出来，他的皮肤对水温

的感应与我完全不同。那好意像学校的课文一样，在生活中完全失效，甚至损害了迷信者的一生。

5

她在游泳池里显得非常自信，挺拔，焕发。她的身体丰满，圆润，白，没有赘肉。水池边上，她骄傲地瞥瞥旁边的胖女人。女王、公主，不看任何男子，她当然知道他们都在看她，像鱼那样向上腾起，一翻，插入碧水中，许多男子也跟着插进去。

但我知道她在单位上，被群众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一个，大不了就是生个娃娃，一辈子就算了。

6

从沐浴室到存衣柜，之间要通过一个公共的走廊。潜在的要求是，你沐浴后要去穿衣服，必须把短裤套上。但常常有人会忘记这一点，因为通常，沐浴处和衣服都是同在一处的。我看到一个男子，快乐地洗完澡，拿着香皂盒，甩着毛巾就去换衣服，忽然被击中似的弯下腰，捂住私处，退回来，差点被水渍渍的瓷砖地滑倒。另一个人以为外面出了什么事，跑出去看，同样是猛一弯腰，捂着那里，退了回来。

温水游泳池弥漫着一种肉欲的气氛。水的温度使人有些慵懒，特别是在冬天。热气蒸腾，游泳者的脸都是红扑扑的。这种水温令人丧失意志。游泳不再有进入冷水的那种刺激，那种害怕或征服了冷所带来的快感。游泳的发明是为了征服自然的，它的动作是直线前进的。自由泳不适合于曲折迂回运动。在西方，游泳池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场合，锻炼身体、比赛，目的清楚。在中国的游泳池里面，目的大多不明确，有人是来锻炼，有些人是来放松，有些人则是来玩，甚至还有些人是来谈情说爱。温水游泳池比冷水更受人们喜爱。冷水的目的很直接，就是锻炼身体。所以冷水游泳池的气氛很正式，游泳裤，游泳帽，潜水镜，身体都力图更规范，几分钟游多少米，呼吸的姿势要进一步校正，等等。

温水的游泳池与锻炼身体无关，更像是娱乐场所。红男绿女，缓慢地一条条浮起来，扒开温水爬过去，像一个饲养热带鱼的大鱼缸。一群妈妈悬垂着空掉的肚皮漂着，像是正在腐烂的海带，左右飘摇，努力要抓住什么离它越来越远的东西。关系暧昧的中年人在水里拥抱着。老妇人披散苍白发浮在水面。一群退休的老同志站在齐胸深的水里面聊天，一面在身上搓着什么。一群少年在嬉水，打球，叫着，泼着水。有人穿着内衣内裤，也有全家来洗澡的，忘乎所以，搓起来，遭到呵斥。救生员不只是为了负责安全，还要防止搓澡。据说成都的游泳池里，尿素的含量竟然超过标准。我对所有

温水游泳池的水总是满腹狐疑，总觉得这是培养细菌的温床。游泳池是西方人发明的，中国人却有办法把它改造成类似澡堂的东西。但绝不是澡堂，里面也有跳台，但封住了，游泳池当局怕发生事故，赔不起，写了一个牌子：禁止跳水，否则后果自负。这与在花园里写禁止小便，意思是一样的。

8

我在热气朦胧中恍惚看到游泳池边上站着一个穿黑袍的人。仔细看，才看出是一个救生员。他穿着冬天的长衣服，他怎么救生？他在池子周围缓缓地移动，令我想起中世纪的修道院，那时候有游泳池吗？游泳池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游泳池在我的世界里出现，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情。一个白瓷砖的露天游泳池，在翠湖的旁边建起来了，它成为昆明的一件大事。我记得在夏天的一个下午，老师带我们去了里面。所有男孩都穿着红布做的游泳裤，女孩子则穿着内衣和短裤，那时候没有游泳衣。水非常清，碧蓝色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白色瓷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游泳成了一件事情，游泳证，买票，一小时一场。经常买不到票，每次去买票都要排队，在开场前一小时就要去排队。而在此以前，游泳是在河流上、池塘和滇池中。在那边，我们几乎不说“游泳”这种话，我们把游泳叫做“洗澡”。我相信人类先是要洗澡，然后才开始游起来的。在洗澡的时代，游泳是一种“洗”和“玩”，而不是体育活动，不是自由泳、蛙泳。我是在玩水的时候

忽然学会了游水的，我最初学会在水上扑打，但是可以前进的动作，被上过游泳课的孩子叫做“排澡”，狗刨式。我先已经通了水性，慢慢才被蛙式、海豚式驯服。我们只是偶尔去游泳池游泳，那是一个要买票的正式地方。而在我童年时代的习惯中，游水只不过是一件脱了衣服就跳下去的事情，我们并不重视游泳池，那是一个时髦的学校。我从未想到的是，二十年后，这个世界已经不能随便脱掉衣服游泳了，池塘消失了，河流上漂满垃圾，滇池成为脏水。身体惟一可以和水发生关系的地方，只有沐浴室和游泳池。而且，温水游泳池一个个出现，连冷水都渐渐消失了。对我来说，游泳是冷的而不是热的。是夏天而不是冬天。是室外，是蓝天和白云，而不是光线阴暗的室内。“世界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经诞生。”叶芝说这话的时候，他大约想到的是一些巨大的运动，例如工业革命、蒸汽机什么的，他恐怕想不到“可怕的美”将从游泳池里诞生。昆明几乎所有的游泳池都成为温水的，不仅是在冬天，也在夏天。如果要像过去那样在湖泊里游泳的话，你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一百公里。经常有烤肉的香味从雾气里飘过，使人觉得是在肉汤里游泳。现在游泳池不仅游泳，也卖烧烤油煎的各种食物，围着池边还有许多靠椅、圆桌，出租麻将、扑克。最后还剩下两三个冷水的游泳池，里面空空如也，生意清淡。有一天我发现一个，进去，忽然想起奥登的诗来：“他在严寒的冬天消失了；小溪已经冻结，飞机场几无人迹……”长这么大，我还是一个人在如此巨大的游泳池里游泳。冰冷，安静。就像一个热闹的时代结束了，只有我留下来，孤独地站在巨大的广场上。

9

冷水是精神的，与形而上有关。温水则充满肉欲。在冷水中，你得先在精神上战胜自己，你无法懒惰，你得想像一些伟大的念头来激励自己。你会想到锻炼身体，将来要如何如何，现在忍受一下。冷水造就的是坚强的意志，很适合革命家。走到水边，蘸些凉水拍拍。然后纵身一跃，寒冷立即收紧了你，但很快身体就会舒服起来，精神尤其愉快。冷水具有北方的气质，而温水却是南方的。这不是说文化，就是水。在温水游泳，不需要什么勇气，甚至还比现实更舒服一些。并不太想动，只是想泡着，而且越来越没有离开的勇气，就像是泡在温柔之乡。这就是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世界今天在全世界似乎都越来越明确，就是最好什么都不要动。冷热交给空调，走动由轮子负责。人就是看看、吃吃就行了。甚至性交也可以虚拟。这就是美好的生活，不需要冷也不需要热。温的。

10

男人，游泳的时候，脖子上套着一个金光灿烂的圈，金子做的。那金子在别处或许会赢得尊敬，至少说明此人有机会搞到世界上最难搞到的东西。为它，绞尽了多少脑汁，读了多少秘籍，死了

多少人哪。至少说明这个人不是白痴，是个有知识的人。那天在游泳池里面，只有这个脖子上面套着金链子，非常耀眼。因为它的存在，令所有其他的纯肉脖子都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白痴。短裤，无论如何名牌，都只是遮羞布，大家一样，区别不出研究生还是博士生的。如果敢于不穿，那倒是文化了，金斯堡当年为什么被法庭传讯，就是因为他的诗歌敢于不穿短裤，所以他的最终结局乃是哥伦比亚大学衣冠楚楚的名教授，这是一条文化捷径。文化仅仅是文凭么？不对。金项链也是文化，人情练达即文章，书中自有黄金屋，当图书馆、文凭、博士帽、裸体什么的都不准入场的时候，金项链就是惟一的文化。书呆子以为文化就是文凭，瞧不起炫耀在脖子上的金子，但来到水里，只剩下一根光脖子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错了。

金项链是水里面惟一的文化，惟一的身份，惟一的与众不同。但在水里，这个文化人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因为在游泳池里，他光着的身体太平庸，看上去非常便宜。贵重的金项链和只能打两折的身体，对比太鲜明。如果是在奴隶市场的话，他肯定无人问津。如果在纳粹的集中营里面，他肯定是第一批被送进去的。他的身体的低廉已经令金项链的贵重微不足道。那些肉体健壮乳房饱满性力充沛的白痴在他面前摆着各种姿势，文盲般地充满原始的活力，他肉体黯淡，金属发光，虽然是个文化人，却是排在最末的那一个，世界如果要点名的话，还没有点到他，时间就到了。直接面对肉体的时候，人类的选择非常残酷，没有丝毫的文化。